

## 我對張自忠將軍四渡襄河的考證經過

張慶宜\*

1985年的5月我應邀去宜城，參加張自忠將軍殉國45周年紀念會，這是我初次見到襄河，和黃河完全不同。我到過包頭，那裡的黃河水如泥漿，很大的浪花，急速的奔騰，咆哮，令人驚奮。而漢水（或稱為漢江）流過襄陽後，除仍稱漢水外，又有一個名字叫襄河，那是一條非常清澈，很寬很寬，很寧靜的大河。一眼望去，和大地相依，和藍天相聯，視野開闊，令人肅起敬意。

17日我們去襄河東岸拜祭張上將自忠殉國處「紀念碑」，紀念碑在距襄河十九里地的十里長山南顛，面對著南瓜店當年的戰場。渡船自窯灣，也就是1940年張將軍過河的碼頭出發，河面有二里多寬，當年還沒有橋，渡船的噪音很大，使人聽不見任何其他聲音。船開了好一會，到了江心。我不由的想到：「他過江了，就在這裡過江了，再也沒有回來！」

再也沒有回來！這句話，使我思緒萬千，將軍不只一次渡河，共渡了幾次河？每次渡河的目的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縈繞著我，再加之曾有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對我說：「這麼一位高級軍官

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過河去火線督戰，這件事，自古算來，應算件大事。」為此我更認識到他當年渡河的重要意義，開始了這次考證工作。現在我把對這些問題的多年的研究做個總結。

### 壹、奉命守衛襄河

張自忠將軍，因有著淝水之役、臨沂、台兒莊之役、徐州之役、光漢之役的赫赫戰功，1938年10月13日被晉升為第三十三集團軍上將銜總司令，11月13日兼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右翼兵團的任務是鎮守襄河，兵力組成是因戰役而變的。當年的任命我沒能找到，下面是他接任右翼兵團司令後的一份密電：

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張自忠報告為已遵令馳抵荊門接替右翼兵團總司令電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遵令於本日馳抵荊門，接替右翼兵團總司令由。

竊奉司令長官李參一元電開：張總司令移荊門接替李總司令品仙之職務。指揮曹、蕭、劉、許及郭懺各部，為右翼兵團總司令等因。職自知任重才輕，

萬難勝任，奈固辭未獲，不得不勉竭駑駘，謹於本日馳抵荊門，遵令接替。謹電呈報。伏乞

垂察。

擬辦：擬複勉。原件已交軍令部。職林蔚（印）呈，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蔣委員長批示：如擬。問所部損失及補充內容詳報。

（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4-358

電文中「曹」即五十五軍軍長曹福林，「蕭」即二十六軍軍長蕭之楚，「劉」即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許」即二十九集團軍副司令兼六十七軍軍長許紹宗。郭懺即江防軍司令兼九十四軍軍長。從這份電文中看當時右翼兵團，有三十三集團軍，江防軍和二十九集團軍，和三個獨立的軍，有二十幾萬軍隊。

## 貳、第一次渡襄河時間的確定

1985年宣城縣政協出版的《懷念張自忠將軍》一書，其中于文先生寫了張自忠將軍殉國經過一文。于文先生根據宣城縣當地的史料記載，張自忠將軍在宣城有三次渡江的歷史：第一次過江是1939年5月，第二次過江是在1939年的11月，第三次過江是1940年

5月的殉國之役。有次我去南京，見到樂升堂先生，我向他詢問這事，他說，1938年他在三十八師任營長，他記得在1938年底到1939年的京鐘之役，他在河東親眼見到過張自忠將軍，比這幾次更早，應是他的第一次渡河督戰。事後樂先生為此給我寫過一封信，信中記述了他知道的情況。

對樂先生的話和來信，我認真的做了考慮。由於他當年任營長，又是親眼在襄東前線見到張自忠將軍。這點可信又非常重要。但樂先生當年的職位是營長，不可能瞭解更全面的情況，要做為第一次渡襄河督戰這段歷史的證明，還必須去找更多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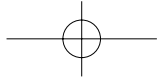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讀到秦孝儀先生編寫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一書中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自荊門呈請向襄東出擊電」，錄下：

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自荊門呈請向襄東出擊電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職晤許副總司令等會商，僉以為襄河以東關係甚大，決擬複慰勉即出擊，以期恢復原陣地由。

職于感申抵高橋，晤許副總司令暨廖軍長、余師長等，會商軍事，各將



領均極公忠體國，咸報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之決心。余以為襄河以東，關係甚大，惟有不惜任何犧牲，與敵拼死一戰。除一面固守永隆河，楊家圩之線外，即決定與七十七軍（馮治安）共同出擊，以期恢復原陣地，並予敵以痛擊。職以此間佈署已定，擬明晨即赴七十七軍方面督戰。謹先電聞。

蔣委員長批示：如擬。

荊門是當年三十三集團軍和右翼兵團的指揮部，地處襄河西岸，向襄東即襄河東岸出擊。也就是過襄河去作戰吧，密電中提到的永隆河、楊家圩此二地均在河東，該電報是1939年2月27日發的，電文中說他第二天出發，也就是他是在第二天即28日應是他第一次過襄河，去七十七軍所在地域督戰。據此電報，2月28日張自忠將軍第一次渡河的時間就確定了。他這次去河東，目的是要「不吝任何犧牲恢復原陣地」，由此弄清了張自忠將軍第一次渡江是在荊門，不在宜城，這就和于文先生的在宜城曾三次渡江的記載對起來了。

秦孝儀先生將這份2月27日的電文列入5月初開始的「隨棗會戰」之中，是非常不易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在「隨棗會戰」前，在襄河東岸，有過四個小

戰役，二月份的第一次過江應列入「京鐘之役」。而這些小戰役在秦先生編寫的那本書中不應該佔有位置。但是秦先生覺得這份電文有著特殊的重要性。故秦先生用把它列入「隨棗戰役」的這個辦法把這份電文編入進去。這使我們今天找到了張自忠將軍第一次渡河的時間，和渡河的目的，在此應深情感謝秦先生。

### 叁、第二次渡襄河時間的確定

張自忠將軍的第二次渡江督戰的記載，是在南京第二檔案館中存有的一份1939年5月8日張自忠將軍致中央的密電，電文如下：

（1939年5月8日）

提前。渝委員長蔣：物密。報告：

（一）據一八零師劉師長報稱：當前之敵以優勢兵力，五晝夜以來，向我猛攻未停。因飛機、炮火轟炸過烈，致陣地悉為摧毀，賴我官兵舍死爭奪，往復血戰，致迄今尚阻該敵于馬服集以南地區，惟傷亡頗重。虞早後敵復增加戰車六輛，向我猛攻猛撲，刻尚在激戰中。

（二）據吉師長報稱：連日與步炮聯合之敵約兩千餘人徹夜血戰，雙方傷亡奇重，我幹部犧牲尤多，刻尚在姚家集以東與敵血戰中。刻我一三二師之張團，

現正由賀家集向洋梓、長壽店攻擊，我五五軍即派兩團，由沿山頭方面渡河北進。職現親率三八師之兩團渡河，攻擊北竄之敵，如任務不能達到，決一死以報鈞座。職張自忠叩。齊巳。印。[荊門]

2-836

該電明確說在5月初開始的隨棗會戰後，由於前方戰況的需要，於5月8日率三十八師的一部渡河的作戰，這應該是張自忠將軍的第二次渡河督戰的記載吧！我還收集到了此次渡河回來的宜城縣舉行盛大的祝捷會的荊門各團體的頌詞，記錄了此次過河的目的、戰績，頌詞如下：

(1939年6月)

獻旗頌詞並序 荊門各團體

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右翼兵團總司令張副總司令馮駐節縣屬赤土坡節制諸軍抗敵于大洪山脈時鐘祥已陷敵依為河東唯一據點屢圖強渡襄河均未得逞乃發動其所謂五月攻勢由敵酋藤田小島等率敵四五萬陸空配合沿河北竄擬與由京山北犯隨棗由信陽西犯桐柏之敵相呼應五月十七日該股敵軍已進迫田家集板橋店柴口壘一帶經我軍迎頭痛擊比即四竄負隅頑抗于時河東半壁萬丈烽煙居民逃奔相驚伯有總司令張公據報乃力疾渡河撻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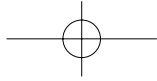
用張河東底定雖一部漏網之敵繼續北侵聯合其他二路希圖一逞終以力蹙不崇朝而瓦解土崩敗寇南竄又投羅網傷亡慘重幾不成軍我縣半壁河山得以重見天日皆我公之所賜也今者飲至策勳事功彪炳本縣各界為崇德報功起見爰于慶祝鄂北勝利大之後親詣軍前敬獻錦旗而為詞以頌

1-19-16

#### 肆、冬季攻勢之役的第三次渡襄河

于文先生對張自忠將軍的這次渡河的記載是在1939年11月。而《抗戰軍人之魂》一書中的366頁寫到「為打破僵局，（1939年）12月20日，張自忠率領特務營又一次東渡襄河，進而來到河附近的果園村督戰」。並在第367頁上畫有一張進軍路線的詳圖。說明是「將軍過河後在果園總部指揮，在前方部隊損失慘重，將軍適時將預備隊第八十四軍投入戰鬥，一月又調來周軍長之七十五軍、李及蘭之五十五師，將日軍打敗，殲敵萬餘人，獲得五萬元獎勵，和口頭表揚」。

這樣對他第三次渡河的時間有兩個記載，但是五戰區的冬季攻勢是12月初開始的。顯然在這于文先生手頭的資料是冬季攻勢戰役中，有將軍過河的記



載。但把時間記錯了，此後我多次努力未找到冬季攻勢戰役中張自忠將軍過河時間的其他資料。應確定將軍第三次渡河時間是12月20日。

### 伍、第四次渡襄河 殉國之役

第四次渡河的確切時間是1940年5月7日，見電報：

[1940年5月7日]

即到。渝。委員長蔣：影密。報告：一，據黃師長報稱：職師魚日（六日）與約三千餘之敵在田家集以南地區竟日激戰，敵屢欲向我包圍，經我官兵奮勇衝殺，敵始漸不支，其大部於魚（六日）晚仍向田家集退竄，一部約千餘仍與我對戰中。職一面派部積極消滅當面之敵，一面即以主力猛力向北追擊。二，我一八師現與敵在小松橋附近激戰中。三，職現率七十四師已由官莊及窯灣方面渡河，進駐安定（舜）營以北鄭家灣，除令三十八師、一七九師、一八師務竭全力火速追截北竄之敵外，職決親率七十四師，不顧一切向北追擊。謹聞。職張自忠叩。虞西。參戰。印。

二天後，他把河東受到日軍嚴重打

擊的六個師集中起來，把一三二師交給馮治安守河，自己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一八師、七十四師、騎九師向北追擊。接著在梅家高廟打了個大勝仗。12日接戰區命令，向南截擊，被敵包圍。5月16日戰死於宣城十里長山南麓的南瓜店。

### 陸、馮治安將軍的一篇紀念文字為此事做了總結

2006年10月我重讀了馮治安將軍的一篇文章，名字是「張上將的偉大精神」。當我讀到「旋復兼任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司令。繼是有京鐘之役，鄂北之捷。二十八年冬季攻勢，將軍親赴前線，指揮作戰，斬獲尤多。二十九年五月，敵抽調重兵，進犯襄樊，將軍于大風傍晚，黃沙蔽天之際，率部渡河」時，我認真的把它和我找到的材料做了對比。馮治安將軍文中說的「四次親赴前線指揮作戰」，即是我們說的「四渡襄河」了。根據他的紀錄，第一次親赴前線是「京鐘之役」，即我考證的1939年2月28日第一次過河，他說的第二次親赴前線是「鄂北之捷」，即是自1939年5月開始的「隨棗會戰」，是我考證的第二次過河的時間1939年5月8日。第三次過河馮治安將軍說是在「二十八年，冬

## 本館出版新書簡介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第45冊（民國29年12月至30年3月），蔡盛琦編註，2010年7月出版。本書收錄民國29年12月至30年3月間，蔣氏指示平抑糧價、物價、商議滇省軍事計畫、指示宋子文在美購機、與英國商談軍事合作，以及美參眾議院通過軍火租借法案等資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第46冊（民國30年4月至8月），葉惠芬編註，2010年7月出版。本書收錄民國30年4月至8月間有關英、美對華進行援助，如中英平衡基金借款、美國軍火租借法案、中美貨幣協定等的訂立，陳納德的美國空軍志願隊在華成立，軍事顧問團奉派來華及英美討論廢除對華領事裁判權、治外法權等資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 事略稿本》  
第47冊（民國30年9月至12月），周美華編註，2010年7月出版。本書收錄民國30年9月至12月間，有關蔣氏針對抗戰的軍事指令、政經措施，及外交事務的進行，如與英大使卡爾商談中英合作計畫、美日交涉有關問題等等。

季攻勢」，也就是在1939年12月20日過河。而第四次渡河，是在刮著大風，黃沙漫天的1940年5月7日，張自忠將軍在「窯灣」過了襄河，過河後他率領了五個師與日軍搏戰十晝夜，忠實的執行戰區的命令，為國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盡忠保國，再也沒有回來。

馮治安將軍是三十三集團軍的副總司令，他的記述應是準確無誤的。加上三十年中找到的可靠資料，張自忠將軍的四渡襄河是準確無誤的事實。更為重要的是，這段歷史的確認，由此再見在他胸中跳動了四十九年的國家民族至上的那顆中國心。

這裡我要告訴您一個重要情節，朱宗源副官說過，將軍每次過江前都是寫好信，放在書桌裡存著，如安全回來，回來後就銷毀。只是這封留給馮治安的信，永遠留下，大家都看到了。有人告訴我他的二封遺信，一封保存在臺北，一封保存在南京。南京的一份我看到了，我也很想看到臺北的那份遺書。我想不會太久了吧！（後記：今年是先祖父殉國七十周年，此文原是我的幾份草稿，由文軍、從越協助成文，做為紀念。）